

湖南省委宣传部科研立项课题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汉语语义研究

HANYU YUYI YANJIU

邱震强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心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HANYU YUYI YANJIU
汉语语义研究

（第五卷）

● 中华书局出版

湖南省委宣传部科研立项课题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汉语语义研究

邱震强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义研究/邱震强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81105-351-9

I. 汉... II. 邱... III. 汉语-语义-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048 号

汉语语义研究

邱震强 著

☐ 责任编辑 汪宜晔 秦瑞卿

☐ 责任印制 汤庶平

☐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710482

☐ 印 装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9 × 1194 1/32 ☐ 印张 9 ☐ 字数 221 千字

☐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 - 81105 - 351 - 9/H · 016

☐ 定 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本专著集中了三个课题的科研成果——

湖南省委宣传部科研立项课题：

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 编号 05ZC81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现代汉语义素分析 编号 02C076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 编号 04C126

作者介绍：邱震强（1963—），男，汉族，湖南宁乡县人，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长期担任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义学等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语义、语法教学和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在《中国语文》、《中国语文研究》、《语言研究》、《湖南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等省级或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30 余篇。

自序

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国外语言学的重点已由句法向语义发生了转移,并且已由结构主义语义学阶段进入了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多元化阶段,这是语言学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语义学在国外已经成了一门重要的、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的新学科,分成了许多门类,形成了许多学派,创立了不少理论,取得了不少成果。所以有人说,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大有语义化之趋向。在我国,对汉语语义的研究已经起步,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辛勤耕耘,也提出了某些理论(如义位场理论、语义特征分析理论、语义指向理论等),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与国外相比,与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却仍然只能说是非常薄弱的环节。本人素喜看《亮剑》之类的电视剧,看过一遍看二遍,就像儿时无数遍地看《地雷战》、《地道战》一样,一看便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大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豪情,本人试图在汉语语义研究方面做点工作,以尽自己的一点“匹夫”之力。

我们认为,语义研究,关键要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把语义运动的情况如实地描述出来,另一个是语义形式化。前一个目标也就是把语义表达和理解的过程弄清楚,要达此目的,必须研究语义系统,研究语义的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然后要研究制约语义表达和理解的各种因素,也就是广义语义场,研究广义语义场诸因素的相互关系,研究这些因素制约语义表达和理解的类型和过程。后一个目标主要体现为语义特征分析的形式化和广义语义

场制约语义表达和理解过程的形式化。

本书四章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前三章属语义系统的静态和动态研究，每章的主体部分都已在重要期刊发表；在语义特征分析形式化方面我们作了独特的尝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把层次分析法引入语义特征分析，提出了一套分析模式。最后一章专门研究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我们研究了广义语义场的六大基本组成部分即语义单位的聚合关系、语义单位的组合关系、各类语境、背景知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等对语义表达和理解制约的情况。

本书主要建树有三：

(1) 明确了最小的语义单位，从而明确了汉语语义系统的结构。

(2) 全面研究了语素义、义位、义句的静态与动态，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3) 区分狭义语义场与广义语义场的概念，从六大方面论述了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充实了言语场理论的内容，从而为语义输出与输入的进一步形式化做好了理论准备。

这些建树，使我们逐步接近语义研究的两大目标。应该说，要完全实现两大目标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几代人奋斗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逼近真理。一旦完全实现这两个目标，人机对话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人类将获得身心的完全解放。因此，向这两大目标的每一次逼近，无疑都是有意义的。愿有更多的人为此努力。

邱震强

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语素义研究	(1)
第一节 汉语语素义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为汉语语素义正名	(4)
一、义素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4)
二、语素义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6)
第三节 汉语语素义的静态与动态	(11)
一、语素义的静态	(12)
二、语素义的动态(一)	(18)
三、语素义的动态(二)	(23)
第二章 义位研究	(32)
第一节 义位研究理论综述	(32)
第二节 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40)
一、汉语表亲属关系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40)
二、分类义场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56)
三、部分义场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62)
四、顺序义场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69)
五、对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评价	(77)
第三节 义位的静态与动态	(84)
一、义位的静态	(84)
二、动态义位本体	(87)

三、义位变体	(89)
第四节 专书特殊义位研究	(92)
一、《五灯会元》“把”字研究	(94)
二、《五灯会元》“将”字研究	(115)
第三章 义句研究	(138)
第一节 义句研究综述	(138)
第二节 义句的静态与动态	(144)
一、静态基本义句	(144)
二、蕴含义句与预设义句	(149)
三、静态附加义句	(151)
四、动态义句	(154)
第三节 “S + V + R + O”式双核谓词格框架	(159)
第四节 歧义研究	(164)
一、歧义研究综述	(164)
二、歧义格式类型	(170)
三、实现歧义的有效分化	(175)
第四章 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	(181)
第一节 研究综述	(181)
第二节 语义组合、聚合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184)
一、组合关系对语义的制约	(186)
二、聚合关系对语义的制约	(189)
第三节 语境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193)
第四节 背景知识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213)
一、语言知识对语义的制约	(214)
二、与言语所指对象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 语义的制约	(218)

三、反映客观事物间各种联系的知识对语义的制约	(224)
四、个别详尽研究：背景对义位“回向”的制约	(226)
第五节 语言能力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244)
第六节 思维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250)
一、思维制约语义系统的形成	(253)
二、思维对表达与理解的制约	(258)
符号索引	(269)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76)

第一章 汉语语素义研究

第一节 汉语语素义研究综述^①

“语素义”是语素的意义部分。“语素”这个术语出自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 morpheme 的翻译。布龙菲尔德^②认为，语言包括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的，组成了语言的音系。另一个层次包括形式－意义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一种语言之所以能完成传递信息、协调交际的任务，不可能仅仅依靠音位的配列，而要依靠形式－意义习惯层次上的单位配列。这种形式－意义习惯层次上的最小单位就是语素。

作为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一级单位，语素与汉语是同时产生的（有其实而无其名）。上古阶段的汉语，语素基本上就是词。“字”是汉语语法学中最早出现的单位术语，它一般就是语素或词。

1939年初，傅东华先生在《给望道先生的公开信》里首次使用了英语的 morpheme 一词并将其翻译成“词”，陈望道先生在《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中将其改译为“形态部”。在1940年1月发表的《六书与六法》一文中，陈先生提出了“辞素”的概念，在两月后的《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一文中又进一步将其更名为“语素”，并且指出：

① 本节内容属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课题“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的成果，课题编号为：04C126

②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453

“所谓合成语就是实素和实素接合的孳乳语，所谓推出语就是虚素和实素接合的孳乳语。”

这是我国语法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语素”名称，也是最早给语素作虚、实分类的。用“语素”取代“字”来阐述构词法，名正而言易顺，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文中是以“词”为“语”的，那么“语素”也只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词素”，与公认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的语素定义还是有差异的。

1947年曹伯韩先生的《国语文法》对复音词的结构作出了正确的阐述，科学地阐述了“词素”、“单纯词”、“合成词”、“接头词素”、“接尾词素”等新的概念，为20世纪50年代建立构词法和单位制开了先河。

1957年陆志韦先生等著的《汉语构词法》中提出：

“把凡是有意义的音节都先当作词素。”

1962年胡裕树先生主编的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材第一版采用了“词素”的说法，并为之下了定义：

“词素是构词的成分。”

“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结构单位是词素。”

这样一来，词素的影响很快扩大了。直到今天仍有一些语法与词汇学论著沿用“词素”一说的。

“语素”说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并研究语素的人是吕叔湘和朱德熙两先生。1958年，吕先生发表了《语言和语言学》的论文，指出：

“每个单位用一定的语音跟一定的意义相联系，这样的单位叫做语素。”

“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形式，任何长篇大论都能分析成一个个语素。”

“语素”的说法及其最早的定义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文章还将“语素”与“词素”比较，进一步指出了“语素”这一术语的科学

性及其重要地位:

“语言的两个最基本的单位是‘音素’和‘语素’。”

“用‘语素’做 morpheme 的译名,是朱德熙先生的建议。一般译作‘词素’,这个名称老让人想到它是从‘词’里分析出来的。事实上,语素是比词更加根本的东西。”

1968 年赵元任先生的专著《汉语口语语法》给“语素”下了定义:

“跟‘字’最相近的语言学单位是语素,语素的通常定义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

1978 年,吕叔湘先生出版了划时代著作《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书中用十个小组的篇幅来讨论语素问题,占全书总篇幅的 10%,并且对语素给出了一个科学的定义:

“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

这一定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语素的形式部分是语音,内容部分是意义,即语素义。那么,语素义是语义系统中什么级别的语义单位呢?现在的语义学论著,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符淮青先生^①认为,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联系。单纯词的语素义和它所构成的词的意义是一致的。合成词的意义同构成它的各个语素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复杂多变的。语素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表示了词义。

符先生只是大谈语素义的作用,回避了语素义在语义系统中的地位问题。

①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3~225

张志毅、张庆云两先生^①认为,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是语义的五种载体,而词是最基本的载体。比起义素、语素义、义丛、句义,义位是最基本的,它是最容易为常识所认同的、自然的较小的语义单位。

张志毅、张庆云两先生没有回避语义系统的问题,但把来自西洋语法中的、汉语中并非自然存在的概念“词”及与此相应的“义位”看成了最基本的东西。

贾彦德先生的《汉语语义学》是国内影响较大的语义学教材,语素义这么重要的语义单位,却没能在目录中体现出来,只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五节“语义单位”^②中稍微提及:

“我们是为了弄清义位及其附加义而研究语素义的,因而我们关心的是构词语素(词根、词缀)的意义。”

“至于任何语言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它们的义位不是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的,不过这些语素义却也起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或者提示义位,或是添加附加义。”

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所以语素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没有理清语素义和义素的关系。或者说,是因为有一个义素的概念,模糊了人们认识语素义的视线。

第二节 为汉语语素义正名^③

一、义素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因为有一个义素的概念,模糊了人们认识语素义的视线,因

① 张志毅、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7

② 贾彦德. 汉语语义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1~33

③ 本节内容属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课题“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的成果, 课题编号为04C126。本节内容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编入本书时有改动

此有必要先为汉语语素义正名。

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N·利奇^①认为,“词义的分析常被看作是把一个词的意义分成最小成分的过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语中的 man、woman、boy、girl 及其他有关的词”。并认为 man、woman、boy、girl 的语义成分可以表示为:

man: + HUMAN + ADULT + MALE

woman: + HUMAN + ADULT - MALE

boy: + HUMAN - ADULT + MALE

girl: + HUMAN - ADULT - MALE

语义成分又叫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偶尔又称为语义特性(semantic property)、语义原子(semantic atom)、语义标示(semantic marker)、语义成素、语义基元、语义因子、义子,生成语义学又称之为标记(marker)。严格意义上的义素就是辨义成分(distinguisher)。美国多使用“语义成分”,西欧和苏俄多使用“义素”。

义位和义素概念的提出,是受了布拉格学派音位和音素的启发。可是这两对术语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音位与音素是类别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典型变体和一般变体的关系。音位常以变体的形式存在于语流中。而义位与义素却是整体和部分(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义位等于各义素相加之和。

我们认为,义素其实只是语义的特征,不能混同于语义单位。义素和音素不相当,但和语音(区别)特征是相当的。我们如果以语音特征为音素,并把它作为语音系统的最小单位,显然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单位”和“特征”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

系统论告诉我们,“单位”是构成某一系统的元素,“单位”可能本身又是一个系统,由更小的单位构成。各级单位都会呈现出

① [英]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126

一些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人类依据一定参照物分辨出来的,既不依附于一定的形体,数目也是难以把握的。比如语音,有音素、音节等各级单位,各级单位我们都可以总结出一些特征来,这些特征自然并不就是单位本身。语义也是这样,有语素义、义位、义丛、义句这些不同层级的语义单位,各单位都有一些语义特征,语素义也可以进行语义特征分析(自由、不定位语素的语素义就是义位,这时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就是语素义的语义特征分析),义丛、义句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只把义位的特征叫最小的语义单位,那么其他单位的特征又如何处理呢?

显然,语义特征(义素)既不是单位,更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二、语素义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对最小语义单位的认识,最终涉及到研究本位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第四部分谈到字与词的关系时说,“‘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

徐通锵先生^①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汉语的结构核心是语义,传统小学的重大成就就是这种语义性的最好说明。印欧语的结构核心是语法,它的研究传统和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为此作出了强有力的注释。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以语义为核心的结构,自然难以解决汉语语法的基本问题。”

“与语言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

^① 徐通锵,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J].语言文字应用,1998(1)

传统的小学就是以字为基础进行它的研究并取得重要的成就的。字的性质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其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顽强的表义性。”

“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汉语，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汉语的结构现实。”

“要求语言学家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研究汉语。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词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以字为本位来研究汉语，这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决心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向汉语的回归，是一种否定的否定的过程。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基点应该建立在字的研究基础上。”

我们认为，向汉语回归，以“字”为本位，在这一点上应是毋庸置疑的，理论上和事实上的论据都很充分。在汉语中，一个字基本上就代表一个语素。因此，语言研究上向“字”的回归，在语法上其实就表现为向“语素”的回归。诚然，“语素”是个外来概念，但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外来概念就一棍子将它打死。

徐通锵先生在这点上有点矫枉过正之嫌：

“至于语素，即使在印欧语社团中它也没有心理现实性，也没有现成的、离散性的特点，因而它的分离成为印欧系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它是 20 世纪初叶才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词的一种构成成分，不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汉语的研究中更没有它的地位，应该扬弃。”^①

这样的观点令人难以认同。因为语素和词不同，后者很难把握，不是汉语自然节奏的体现；而前者容易把握，与字基本对应，是汉语自然节奏的体现，因此，这两个概念，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实事求是，洋为中用，重视语素，语法上表现为向“语素”的回归，那么语义上就表现为以语素义为本位。只有这样，才能正

^① 徐通锵. 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J]. 语言文字应用, 1998(1)